

人生智慧

韵味小尖

■赵韩德文

在相距一路的对角交叉点下子,围棋叫“尖”,细细品来真是形神兼备韵味无穷。元《玄玄棋经》称之为“方野之地,两子斜对”,显出多少逸兴闲趣。

人,总想得到多一点的利益,哪怕是在游戏中;又瞻前顾后,企望风险最小。作为一种强烈争胜负的游戏,围棋的黑白世界,对所有棋手,都潜藏着输棋的风险。咱班学员问老师频率最高的亦是:“怎么下最牢靠?”老师摇摇头,自付回答的难度几近于“怎样炒股必赢”。又躲不过这许多渴望的目光,于是告诫大家:“棋逢难处走小尖。”

小尖是唯一一种很少失手的着法。小尖既能使两子必取联络,又能探头前行,攻守兼备。它是向着陌生阵地进发的哨兵。

棋盘上的这个“尖”,总使我想到春天的笋:小心翼翼执拗顽强地顶破冻土,冲破杂草藤蔓,不在乎满山荆棘满霜露,一心只想着高高的蓝

天。如果遇到石板,它会迂回盘曲,旁枝斜出;更干脆的是——曾听山民说——能顶松石板!对这充满生命之力的尖,一千几百年前就有诗人肺腑感慨,对其被纳入餐盘,诗人寄托无穷惋惜:“嫩箨香苞初出林,於陵论价贵如金。皇都陆海应无数,忍剪凌云一寸心。”

尖是探路的哨兵,它耳目灵敏,集中注意力,耳尖,眼尖。一旦察觉危险,立即和身后的对角之点握手,发出警示。更多的时候,它的身旁会及时闪出战友,那就形成并肩的阻击之墙;或者它的前面会出现友军,那就是一道纵深!

它细小、锐利。只要在敌方阵地打入这样一个楔子,就可以趁势扩大滩头阵地,尖兵组迅速扩充成为一个加强排、加强连、加强营!对弈的双方,谁都不敢对小小的“尖”掉以轻心。“尖”是牵手的前行,摸着石头过河;是保护自己前提下的向敌抵近。它伺机,窥探,警觉地准备出击。它再“跳”一下就是大步迈进;“飞”一着就是迂回;来个“拆二”就是长驱直入。

尖,并不是只用于进攻;所谓“棋逢难处走小尖”,也包含一时看不准方向,或己方需要停顿、补棋、修整,那么这个尖,又可理解为含有“打尖”

之意,小憩进食,同时警觉地眼观四路耳听八方。

尖,着法普通,却有凌云之心。最善用“尖”的,是19世纪中叶最伟大的棋士、著名的日本因坊棋圣秀策。老师在大棋盘上演示著名的“秀策尖”——黑1、3、5占角,7守角,9小尖。这是秀策的发明,被称为“坚不可破的小尖”。秀策以此大败群雄,十余年间无敌于天下。

秀策苦心孤诣地用“目外”配以小尖,组成了初始根据地的铁壁铜墙。我看那棋形,有点像拒马刺。老师说,“秀策尖”不仅能坚强拒敌,还能形成“瓮城”,诱敌深入,瓮中捉鳖。

秀策是有魅力的,他那著名的“耳赤之局”在围棋史上传为美谈。1846年,年方18岁的秀策四段与八段大师幻庵下番棋。第二局,秀策使出了“秀策流”布局,却被幻庵以“大斜”镇住,陷入苦战。中盘,秀策陷入泥潭之中,苦苦思考。幻庵以为胜券在握。但是,一位观棋的郎中发现幻庵的耳朵突然发红,医道里,这是人体在惊急状态下的无意识紧急反映!郎中说:“幻庵危哉!”果然,秀策长出妙招,一举扭转乾坤。

秀策,棋界的刘裕——“斜阳草树,寻常巷陌,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。”

岁月悠悠

姑娘家上船来

■王坚忍文

出了好多年的海,很少碰到姑娘家上渔船。但那一年夏天,我们船就来了三个姑娘,她们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的工农兵大学生。此次出海的目的通过现场考察,校订一部拉美的海洋小说译稿《金鱼》。

从船长到水手,都忙前忙后为她们的到来作准备。我们几个小伙把稳性最好的当中舱房让了出来,搬到原先堆放渔网的头舱去了。出航前,三个姑娘上船来,一个是穿军装的女兵,还有两个人学前是农场知青。出海第二天,我船起上了第一网。三个姑娘头戴金黄色草帽,扎上黑油布围裙,套上长统雨靴,活脱脱三个能干的渔家女。当看到网口“呼啦啦”倾出灿烂如白银的大带鱼,似一股瀑布般泻入甲板,头一趟出海的三位姑娘禁不住像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起来。女兵是个贼大胆,伸手一下抓起个挥舞着钳齿的梭子蟹说:“你还神气吗?”

自打姑娘上船,我们这拨小青年变化很大。大家仪表整洁了,粗口少了,干活劲道粗了。吃饭时,总把好吃的海鲜推到姑娘面前。我们船长打趣说,看来船上是有得姑娘家来,比我的管教强多了,一个个调皮鬼变成了乖小囡。

几天后,船长带我们几个小伙子去看译稿。进入中舱,我们发现房间已仔细收拾过了,原先弥漫的香烟味

被一股淡淡的檀香皂味替代,桌上的一个弹烟灰的玻璃瓶洗得干干净净,灌了水,插着一枝艳丽的红珊瑚。女兵拿出厚厚的一叠打印稿说:“这份书稿是我们三个和几位老师分章节译出初稿后,再由王老师统稿的,他是拉美文学专家。对我们这次来还交代了一个任务,为便于读者理解,想请你们对书中关于渔捞专业的术语作一些注释。你们这是这方面的行家嘛。”

《金鱼》在我们手中传阅。开始也没抱什么奢望,因那时杂志上也有写捕鱼人的小说,但情节虚假,老是揪出了坏人,捕到了大鱼。而《金鱼》源于生活,书里有痴心姑娘在海港等待情人返航,情人却死在海上,成了春闺梦里人;有老渔工苦苦攒了大半辈子钱,好不容易娶上个媳妇,媳妇趁他出海时跟人私奔了;还有渔工在与风浪、与鲨鱼作殊死搏斗中,表现出来的毅力和智慧。读后感到相似的事在我们身边和船队也曾发生过,真实可信。船长第一个读完。等所有船员读完后,他又读了两遍,并写下了十几条的注释,交给了三个姑娘。

一年后,《金鱼》正式出版。令我们船长得意的是,女兵给他寄来一本样书,还附了一张小条子,说船长写的注释很有价值,王老师在定稿时全部采纳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王老师叫王央乐,是我国知名的翻译家,翻译过聂鲁达的《诗歌总集》和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等。

独爱美食

回忆蟹壳黄与松江四鳃鲈鱼

■钱桂华文

闲来无事,喜欢翻看老照片,看到泛黄的照片背后记载着各种老上海的经典美食,不禁勾起我对上海风味美食的记忆。

记得以前附近老虎灶店有一个瓦式烘缸。点心师在案板上用发酵后的面加油酥制成皮,然后包入适量馅心,鲜肉、蟹粉、虾仁等,收口捏拢,用擀面棒压成圆形后,在饼面上涂上糖水,撒上些芝麻,贴入缸炉内壁上加热烘烤。因成品为黄色,形状酷似煮熟的蟹壳,故称蟹壳黄。咬上一口颇感酥、松、香,如今已难以寻觅。说了点心,再说一道菜肴“四鳃

鲈鱼八生火锅”。中国四大名鱼之一的松江四鳃鲈鱼,其体呈纺锤型,长约五六寸,头大而扁平,腹灰白,背呈灰褐色或带枯黄色,有黑纹三四条,肉细白而肥。火锅制作,先在火锅内放入鸡汤、火腿、香菇、冬笋打底,烧沸;再将精肉片、虾仁、猪腰片、鱼片等辅料入锅,然后将杀好洗净的鲈鱼(留肝)放入锅,等沸后投入油余细粉和菠菜即成。另外,四鳃鲈鱼的肝吃起来鲜、嫩、肥,美不胜收,回味无穷。如今松江野生四鳃鲈鱼已难再现,好在水产专家已人工培育成功,想必不久的将来,松江四鳃鲈鱼能重新“游回”寻常百姓的餐桌。

意犹未尽

怀想那片胡杨林

■郭树清文

那年金秋,大巴车在去格尔木的公路上奔跑,透过车窗,映入眼帘的除了灰茫茫的沙漠之外,还有那一片片胡杨,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金黄,景美如画。

胡杨被称作“天然植物活化石”,是一亿三千万年大自然进化过程中遗留下的宝贵树种,顽强地生存繁衍于沙漠之中。胡杨树四季都有不同色彩,春夏为绿色,深秋为黄色,冬天为红色。树干通直、树叶奇特,生长在幼树嫩叶上的叶片狭长如柳,大树老枝条上的叶片却很圆润。胡杨能生长在高度盐渍化的土壤上,当体内盐分积累过多时,它便能从树干的节疤和裂口处将多余的盐分自动排泄出去,形成白色或淡黄色的块状结晶,称“胡杨泪”,俗称“胡杨碱”。

在通往格尔木的路上,阳光明媚,一朵朵白云,在这高远而湛蓝的

天空中飘荡,在这蓝天白云下,那一片片胡杨林,树枝巍峨,树干挺拔,树形优美,树冠相叠,昂首云天,给人一种苍劲无畏的感觉。秋风飘过,一棵棵胡杨树像优雅的舞者,摇曳多姿,煞是好看,简直是一幅绝妙的油画。这里的阳光无遮无拦地洒落,像滤过的纯净,透着醇正的原始味道。那胡杨树在明媚阳光照射下,层层片色彩霞缭绕,蔚为壮观,给单调枯燥的沙漠增添了一份鲜丽的亮彩。极目远眺,白云悠悠,胡杨莽莽,遮天蔽日,大漠更显苍茫。傍晚时分,胡杨林展示出另一种美丽。一轮夕阳,满天余晖,像上天打碎了调色盘,泼洒在胡杨林,变幻多彩。那落日形成幽深的蓝、明媚的白、亮丽的黄和火热的红,使胡杨树显得姿态优美,如入梦境,妙不可言,令人陶醉。

10多年过去了,那片充满诗情画意的胡杨树,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,以它妩媚的风姿、倔强的性格、多舛的命运和坚韧之美。

海上风物

一本以简报发行的巴金《随想录》

■刘翔文

今年的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,我取出那本珍藏了近35年之久的“特别版本”的巴金《随想录》第一集,望着用订书机装订而成的简陋封面感慨不已。我之所以说这本《随想录》是“特别版本”,是因为它其实并非是一本公开发行的正规出版物,而是一本以大学的《文教资料简报》形式向读者发售的。那么,我又是如何得到这本《随想录》的呢?

还在孩提时,我就从长辈的口中知道了巴金的名字。上小学后,我陆续开始阅读巴金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、《寒夜》、《憩园》等作品。虽然在阅读这些小说时,对作品的深刻主题并不是很理解。但是,小说中人物悲欢离

合的命运却深深打动了我。

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后,我还是冒着风险将已经打为“毒草”的巴金作品悄悄放入行李中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巴金的小说伴随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。1977年5月25日,喜欢读报的我,突然在连队的阅报栏上读到巴金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那篇长达五千字的散文《一封信》后,简直不敢相信,历经“文革”的磨难,巴金竟然还活着。这以后,劫后余生的巴金的文章和音信都会引起我的关注。1978年底,当我得知已经74岁高龄的巴金用“讲真话”之笔开始创作《随想录》第一集时,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望。可是文章均刊载在香港的《大公报》上,内地的读者根本就看不到。1980年1月的一天,我偶然得知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

征得巴金同意后,以《文教资料简报》丛书之三的形式编印了《随想录》第一集在内地内部发行的消息后,我立即花了0.35元工本费加上0.05元的外埠邮寄费,邮购了这本《文教资料简报》。

捧读这一“特别版本”的《随想录》第一集,我如获至宝,一口气就读完了被誉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过程全纪录的30篇讲真话文章。那力透纸背、情透纸背的对人生的反思、自我的忏悔文字,至今依然激荡着我的心扉。现在想来,在当时的形势下,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为满足内地读者迫切想阅读巴金《随想录》的需求,真是非常智慧地做了一件大好事。若干年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套五集《随想录》单行本。



金蕊泛流霞 ■傅军